禮記質疑

禮記質疑卷二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曲禮下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

鄭注衡謂與心平上衡謂高於心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

嵩燾案周禮梓人鄉衡而實不盡鄭司農云衡謂麋衡曲禮執君器齊衡是鄭司農以衡當眉禮言衡者不一皆實有所指周禮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輈人職謂之衡任鄭注在兩軛之閒鳧氏甬上謂之衡鄭注此二名者鍾柄玉人衡四寸鄭司農云衡勺柄鄭注衡古文橫謂勺徑也左傳桓二年衡紞紘綖杜注衡維持冠者玉藻幽衡葱衡鄭注佩玉之衡

皆假衡爲名漢書律歷志衡平也故衡可訓爲平而此經云上衡平衡明有所指必非以衡爲平之假借（鄭注梓人衡平也與此同訓而經言上衡平衡則是上於平平於平也似於詞爲不文）疑此執器與上奉提連文說文奉承也提挈也挈懸持也執持也凡握而持之曰執縣持之曰提加敬而承之曰奉詩奉璋峩峩則執天子之器極於奉而止無因更加於奉之上也（覲禮奉束帛奉篋服聘禮奉束帛加璧奉束錦奉幣周書顧命奉同瑁奉圭兼幣凡執天子諸侯圭幣皆曰奉）射禮有執弓執旌聘禮有執筴執圭執幣燕禮有執冪其食飲饋奠執鐙執豐執爵執觶自士禮以達於諸侯其儀並同葢凡執器者皆有授受之節豈得於士之器提而挈之經云執器者通詞也天子以下常用之器執之皆有其節（凡器有典守者有監造者皆可以執言之）衡者佩玉之衡正當帶

閒上衡則上於帶平衡者平其肘倚於帶閒綏之謂出肘向後而手稍垂提之則縣挈於旁四者之異皆不上於心不下於帶案上衡平衡皆兩手執持綏之提之則從左右手之便下文國君綏視大夫衡視衡又下於綏綏如武車綏旌之綏言下垂也此云綏承衡言之下云綏視承袷言之鄭據綏下於衡遂以爲視天子之視國君視大夫士之節者誤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袷帶之閒惟所視國君則稍下於袷大夫則當帶閒所視上下皆有常節與此節文義可以參觀而得之案荀子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楊倞注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平正此義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鄭注藉藻也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孔疏引崔氏云圭璋特

故有藻其餘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須藻熊氏云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皇氏云上公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皮馬不上堂其上惟有圭璋必以物覆襲之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既有帛錦承玉其上惟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嵩燾案鄭注析藉爲二義孔引諸家疏又析爲三義據周禮典瑞大圭鎭圭繅藉五采五就桓圭信圭躬圭三采三就穀璧蒲璧二采再就瑑圭璋璧琮二采一就玉人大璋中璋邊璋皆有繅是禮玉無不用繅藉者崔申鄭義殆誤也案鄭注本析分二義崔誤合爲一皇氏之說尤謬聘禮賓裼奉束帛加璧享加璧謂加於束帛之上易藉用白茅馬氏融云在下曰藉此言藉者以束帛承藉之

義熊氏用鄭注後說爲長其云藻藉者非也竊疑藻藉二字
之義諸儒均未分明聘禮記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
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元纁繫長尺絇組鄭注
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說文璪玉飾如水藻之文左傳桓
二年藻率杜注以韋爲之所以藉玉率如玉藻凡帶有率無
箴功謂鞞鞛之玉人所云藻以象德者是也而鄭注典瑞繅
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一帀
爲一就旣云以韋衣木則一帀一就之文將何所指弁師五
采繅十有二就鄭注合五采絲爲之繩繩之每一帀貫五采
玉弁師巾車言就者皆繩之一帀也詳味聘禮記之文皆元
纁繫長尺絇組承上繅九寸繅八寸言之是所謂三采二采

者其組也其璪藉但有元纁二色禮文簡括互證之自明董子春秋繁露圭天法商玉厚九分白藻五絲圭地法夏玉厚八分白藻四絲圭天法質玉厚七分白藻三絲圭地法文玉厚六分白藻二絲白藻者上元下纁用白爲水藻文五絲四絲三絲二絲即所謂五采五就以次及二采一就言所繫之絇組也聘禮言垂繅者垂其組屈繅者斂其組藉下之元纁繫旁之組通名爲繅鄭注聘禮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云繅有繫組語最合經旨而言之不詳自皇氏侃以下皆不能明矣周禮大行人桓圭九寸繅藉九寸信圭躬圭七寸繅藉七寸穀璧蒲璧五寸繅藉五寸藉之長廣一如其玉之數鄭注聘禮繅所以藉玉其或拜則奠於其上屈繅者斂之繅之制僅足以藉玉何爲更斂之而以韋衣木之繅亦無能加斂也據儀禮聘禮賈人取圭垂繅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

屈繅授賓賓襲執圭公襲受玉於中堂東楹之閒賓出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儀禮言襲裼之文惟見於此鄭注裼者免上衣見下衣凡檀裼者左孔疏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則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若皮弁之屬掩而不開謂之襲若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賈疏但云裼衣上有皮弁服然皆承鄭注免上衣見下衣之文謂裼別爲一衣據禮有袒衣有中衣有表說文表上衣也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加衣於上曰表開其左右袒曰裼說文裸裎裼三字連文並云袒也鄭注免上衣亦卽袒意禮無以裼衣爲名者自賈疏乃有裼衣之文而鄭義亦隱矣玉藻以帛裹布非

禮也卽謂中衣冬裘夏葛皆中衣也故曰表裘不入公門袗
絺綌不入公門論語狐貉之厚以居者表裘也上加緇衣素
衣卽爲禮服經言裼裘特詳裘有羔裘狐裘麛裘之別裼之
所以爲文也惟加敬則襲賈疏以玉藻裼衣與皮弁禮服之色微有異同因謂裼衣上有皮弁服據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皮弁服素積緇帶元端元裳黃裳雜裳緇帶皆詳於裳而略於衣蓋衣裳本同色而鄭注周禮司服凡冕服皆玄衣纁裳韋弁以靺韋爲衣裳皮弁服白布衣積素以爲裳冠弁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其詩采芑箋天子韋弁服朱衣裳其論語注緇衣羔裘視朝之服素衣麑裘視朔之服黃衣狐裘司服所云兵事韋弁服之服如鄭說是一韋弁服而衣已三異詩秦風傳錦衣狐裘朝廷之服與玉藻正合必謂裼衣上別有禮服是緇衣羔裘上又加緇衣恐非制也孔氏乃以出其裼衣爲裼裼衣何衣而特出之以
爲飾乎求之諸經之文鄭注近之而詞多隱而未宣諸疏承
之而愈舛矣說文膻肉袒也詩膻裼暴虎是袒裼之袒說又作膻古人肉袒蓋出左背而禮服之袒亦左掩

右例之則扱兩衽於旁與左衽者
自別鄭引褶褐爲訓亦恐失之

士不名家相長妾

孔疏長妾妾之有子者又引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娣也舊嶷案喪服緦麻章貴臣貴妾鄭注士卑無臣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此即孔疏所本然儀禮自列貴臣貴妾於士爲庶母下亦不專指大夫言之貴臣貴妾自屬通辭從其娣姪言之則娣爲長亦貴妾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在其後鄭注女從者謂姪娣也似士昏亦得備姪娣經不云貴妾而云長妾正以士卑不必盡備姪娣妾年長者服役久宜異視之不與羣妾齒即經求義固自明曉無庸別爲之辭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鄭注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嵩燾案孔疏於此引熊氏云王制脩其教不異其俗左傳定四年封魯因商奄之民封康叔於殷墟啟以商政封唐叔於夏墟啟以夏政疑熊義爲優家語孔子相衞司徒敬子之喪用殷禮曰喪事吾從其質鄭志答趙商衞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所謂因其國之故大率質文之别而已其正朔色尚及車服禮儀之等自有本朝法度不可踰越其法者所奉一王之大法謹脩而審行之期使因俗者仍不逾夫法而法之行亦不與俗相戾也三代立一王之法以整

齊天下而俗之所趨時之所宜君子不爲苟異要使其法脩明於上動而不過其則孟子云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即因俗之義也案不求變俗正謂所處之地之俗君子不求立異也注反以去國用其故俗爲言則亦有意立異矣

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

鄭注爵祿有列於朝君不絕其祖祀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也嵩燾案鄭意爵祿出入皆舉故國言之而於下云兄弟宗族猶存謂無詔無列者上下四語自相差參吳氏澄因移上節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句於出入有詔於國下又補若兄弟宗族猶存二句於出入無詔於國下尋求文義殊不爾出入有詔於國如大夫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嘗就所處之國言之有列於朝出入不可以私非凶喪大事

不得外出兄弟宗族則故國所立爲後者三世仕於他國舊君之義絕矣告於宗後明不與舊君相聞也以三世爲言知三世以前雖爲大夫猶用故國之俗三世而無有仕者則終守故國之俗行之俟興起受命爲大夫乃從新國之法文義本自分明說經者一循鄭氏之說而章法句法隔閡多矣案此與上君子行禮兩節文義相因而事各別鄭注誤合爲一然經於故國言俗於新國言法字法極分明法者行禮之大經俗則質文繁簡之從宜者也去國而猶循用其國之俗至於三世而遂已矣吉凶之事以告其國之嗣爲後者可也若未仕仍不變其國之俗鄭以爵祿出入爲復立其族則其族之嗣爲後者出入自告於其君與去國者何涉而經以出入有詔於國出入無詔於國爲文明所係者出入不得私也

席蓋

鄭注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

帷嵩燾案鄭意據此爲車蓋而誤入雜記葦席蒲席之文連席蓋言之據雜記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屋鄭注輤載柩之車飾輤取名於櫬與蒨輤以覆蓋裳帷以蔽車屋以蔽棺士覆車及棺皆以席非以席爲蓋也與此所引似忤蓋所以覆車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投蓋於稷門正謂蓋重且巨無因挾之以入公門呂氏大臨云席所以坐蓋所以禦日與雨席蓋當爲二物國語暑不張蓋家語孔子將出雨而無蓋司馬相如賦蜺爲旌翠爲蓋皆此几杖席蓋爲一類重素袗絺綌爲一類几杖席蓋皆所以自便安者以入公門亦爲不敬案朝燕布席有司掌之曾子問諸侯相見及旅見天子入門雨霑服失容則廢足爲席蓋不入公門之確證

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

鄭注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嵩燾案鄭意以君子將營宮室節主諸侯言之此節主大夫言之孔疏又引禮運之文大夫祭器不假非禮也儀禮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謂牛因據以申鄭義云此爲天子之大夫據下文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君子雖貧不粥祭器是士受田祿皆得有祭器王制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經意正分宮室與器用之造於家者言之馬氏晞孟兼大夫士爲說至允鄭注犧賦以稅出牲有田則有犧賦呂氏大臨所云犧牲之器牢互盆簝之屬皆隨犧牲而具者周禮牛人所謂職公任器者是也祭祀之牲通名犧說文犧宗廟之牲也尚書孔傳色純曰犧體完曰牷毛詩傳犧純也鄭注犧牛毛純也其注牧人犧牲云毛羽完

具也則幷兼羽物言之詩與我犧羊左傳見雄雞自斷其尾云自憚其犧也周禮犬人其犬牲用牷物犧牷不專屬之牛明矣疏申鄭義似亦失之

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

鄭注言以喪禮自處也鞮屨無絇之菲孔疏緣中衣緣也素服裏有中衣吉時用采緣凶喪故徹緣而純素嵩燾案喪服衰三升以次至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而朝服十五升緦錫衰亦十五升而抽其半是喪服以治麻疏密爲差鄭注周禮司服皮弁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而注屨人云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素積白屨注士冠禮云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詩曹風箋麻衣深衣諸侯之服秦風傳素衣繡黼丹朱中

衣是皮弁服深衣中衣皆用素不必卽爲喪服檜風傳素冠練冠也箋又引玉藻縞冠素紕謂之祥冠而閒傳云小祥練冠縓緣大祥素縞麻衣深衣疏以布緣曰麻衣凡此練祥之服竝未別爲中衣鄭注檀弓練衣黃裏縓緣云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疏以緣爲中衣卽本此而經明言徹緣亦與練祥之縓緣素紕異矣案鄭注喪服記麻衣縓緣云小功布深衣而注深衣云連衣裳而純之以采朝服元端以上皆有裳無緣惟深衣加緣此云徹緣蓋卽深衣常服而去其緣耳云中衣者誤也周禮司服眂朝皮弁服凶事服弁服後云大札大荒大烖素服所云素服卽服弁服也亦謂之素端鄭注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云素端者爲札荒有所禱請蓋所異者皮弁而衣與裳皆同鄭云服弁喪冠也恐誤周禮明分凶事弔事喪服爲三似未宜

以凶事併入下凶服言之喪服惟衰素衣素裳素冠非衰也
經云徹緣但去深衣之緣以凶禮自處非能於去國時制衣
以行也鞮屨亦非菲屨說文鞮革履也胡人履連脛謂之絡
鞮鄭注周禮鞮鞻氏四夷舞者所屝也許別出胡人之絡鞮
連脛者尤允鞮屨祇是革屨便於奔走蓋賤者之履也鄭注
連喪服爲文遂據檀弓繩屨無絇釋之皆恐未然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
辟不敢答拜
鄭注謂見君旣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迎
拜謂君迎而先拜之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嵩燾案鄭意據
聘禮享私覿禮畢送賓公勞賓及介疏云聘禮無還辟之文

者文不備也疑聘禮自有常儀經云若勞之若迎拜無常儀則此見於國君者通詞也聘禮使者歸反命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上介如上賓之禮士介亦如之是使歸反命君勞之與聘享同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卽位於大門外如聘公逆於大門內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是食禮君迎拜亦與聘禮同案公食禮賓辟下云再拜稽首者另文云辟則非答拜也士相見禮有始見於君之儀有燕見之儀有外臣相見之儀此於禮有事則勞食則拜迎其國之君及異邦皆然鄭注一以聘禮證之疑非經旨案鄭注聘禮勞之以道路勞苦勞者辭也賓至近郊使卿勞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此云還辟亦卽受勞而還少退之意與迎拜還辟之文略異記禮者連類言之迎拜還辟不敢當其拜勞而還辟不敢當其言則外矣儀禮之文已詳於郊勞疏言文不備者亦誤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孔疏使臣行禮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也異國則爾同國則否嵩燾案朱子經說已疑此未有以見同國異國之辨士相見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先見之鄭注引此云主人敬賓則先拜賓然儀禮之文仍以貴賤異等言之自是士大夫相見之常禮此云敬客敬主人皆通辭也孟子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鄭注以尊賢釋此最合經旨記禮者通禮文之變以達人所以交相爲敬之情其義美矣疏申鄭義失之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鄭注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賤嵩燾案鄭意即據下君於士不答拜也爲義疑經但言見國君並不言士士相見禮始見於君士大夫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聘禮使者反命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上介士介亦如之是於士不答拜亦惟燕見爲然以事見猶答拜也經以弔喪見國君相連爲文所云不答拜當據見國君者言之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客辟不答拜公食大夫禮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其不敢答拜於其國之君及異邦皆然注於上下各節多據聘使言之惟此專屬其國之君義亦未備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

孔疏大夫見於國君謂見他國君也聘禮公在門左拜是拜

其辱也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聘禮賓朝服問卿卿送於廟門外再拜是也嵩燾案疏意以下有同國始相見之文故於此就異國言之而以聘禮之賓當士非所詳也案同國始相見者通辭也以敵禮相見則主人先拜其辱同國而固有賓主之分言同國以賅異國也注家轉因之而以上二句之文爲異國矣又引熊氏云同國大夫見君君拜其辱以初見君徵之尋常則不拜也士相見禮明言始見於君士大夫奠摯再拜稽首君答一拜不云拜辱也士見於大夫於其入也一拜其辱大夫拜辱之文實見於儀禮則固同國非異國也據玉藻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是凡拜迎皆敵禮士冠士相見鄉飲酒鄉射主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拜是也尊者迎拜則辟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食大夫禮逆賓於大

門內再拜賓辟是也奉使不答拜士昏禮納采主人迎於門外再拜賓不答拜覲禮至於郊王使人以璧勞侯氏迎於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聘禮郊勞賓迎於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歸饔餼賓迎於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賓問卿迎於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是也凡言拜其辱者迎賓之辭而云國君云大夫明尊者可以拜辱而卑者不敢以施之尊者義不得行賓主之禮以勞尊者之答拜也此當與玉藻之文參看玉藻於不敢拜迎而拜送下又云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謚變通其例言之謂大夫見於士士不拜迎士見於大夫大夫當拜迎士則及其未出迎也而先拜之答拜則走與此章文義正互相備舊注皆失之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孔疏國君春田不圍則天子春圍大夫春不掩則國君春掩士春不取麛卵則大夫春取而引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謂夏禮當齋案周禮田役六官之屬分掌其政而總於大司馬公侯以下禮數不詳蓋軍禮以田簡衆惟天子諸侯得行之王制天子諸侯歲三田陳氏禮書引左傳襄三十年豐卷將祭請田子產弗許以爲天子諸侯有四時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周禮田僕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王制天子殺下大綏諸侯殺下小綏大夫殺止佐車實爲諸侯大夫從天子田獵之等非大夫自行田獵也疑陳氏之言得之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專據天子諸侯爲說爲足

徵信其云不合圍不掩羣則固田獵之常儀也周禮大司馬
四時田惟冬狩爲詳而虞人萊所田之野爲四表二百五十
步車三發徒三刺皆及表而止其左右和以旌爲門出左右
陳前後有屯百步設驅逆之車盖所田不出二百步之中昭
八年穀梁傳亦云蒐狩習武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過
防弗逐蒐狩大田役皆無合圍之事天子諸侯其禮略同非
但春田而已穀梁傳又云揜禽旅范甯注揜取衆禽也鄭注
大司馬徒弊致禽亦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則田獵以
揜禽爲義王制諸侯不揜羣與此大夫不揜羣語同而義稍
別王制不揜羣盖卽不合圍之意此云不掩羣大夫不足以
致車徒行誅賞則固不能揜禽以校獵也疏據此經遂謂諸

侯不拚犂爲又禮甚誤其大夫以下之有田獵見於經傳者
實繁周禮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凡田獵者受令焉
禁麛卵者鄭注邦田之地若今苑令謂時與處也天子諸侯
之苑有禁而凡田獵者各有其時與處知士大夫皆得以田
獵取禽月令山林藪澤有能取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是
教民田獵自周盛時已然又不獨士大夫也鄭風之叔于田
齊風之旋皆言大夫以下田獵之事鄭箋於旋言子言我云
皆士大夫也豳風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箋云其同者君
臣與民俱出田孟子趙僩子使王良與嬖奚乘大夫家臣亦
有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列國風氣相習於田又事之變
也天子諸侯有車徒敎令以簡軍實大夫以下從禽而已而

大夫家臣之屬猶多故以揜羣爲戒士無家臣則亦不能揜羣也月令毋麛毋卵承孟春言之王制不麛不卵承豺祭獸然後田獵以下文義言之是不取麛卵天子諸侯四時之田並同獨於士言者士田取禽少麛卵其易取者也經文錯舉見義孔疏舉一以例其餘失之甚遠方氏慤云用大者取愈廣位卑者禁愈嚴附會疏義大失經旨

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鄭注粱加食也不樂去琴瑟孔疏士平常飲酒奏樂今凶年猶許飲酒但不奏樂嵩燾案公食大夫禮正饌黍稷加饌稻粱而惟飯粱公設於湆西賓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公辭鄭注降者欲食於階下然也似食禮粱尤重下云賓三飯以湆

湆卒食取粱與湆以降鄭注示親徹是所飯者粱也大夫不食粱謂禮食無加饌若常食黍稷稻粱惟所宜無加食不應於粱獨異也士禮惟鄉飲酒用樂歲凶則殺其禮此與下無故不去琴瑟各爲一義下云無故蓋專據喪禮言之此云歲凶則周禮之凶禮荒禮皆統於是君言祭事舉其重者大夫士言禮食禮飲亦舉其重者其餘所以自奉之節以君爲差君子自制其義於心可矣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

孔疏安取彼猶何處取彼物士卑德薄嫌其無有也反必有獻者大夫有德必能招人餽遺故反必有獻蒿菸案聘禮反

命執禮幣以盡言賜禮私幣不告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
上介徒以公賜告是禮幣公賜以告君君更賜之私幣大夫
以獻於君介則否經云大夫私行出疆若莊二十七年公子
友如陳葬原仲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昭五年左氏傳鄭
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昭九年晉荀寅如齊逆女並當以幣
交受幣而歸致之君亦與聘禮同凡獻於君有禮辭少儀君
將適他臣致金玉貨貝於君曰致馬資於有司致隧於君曰
致廢衣於賈人爲君喪納貨貝於君曰納甸於有司爲人祭
曰致福爲己祭致膳於君子曰膳皆禮辭也此云士有獻於
國君則或私獻無禮辭也所以問者餽獻宜有因士獻於君
不親受他日見君乃詳其致獻之由也孔疏疑失之陋

昈於鬼神

鄭注昈致也祝告致於鬼神嵩燾案爾雅釋詁昈告也郭注引禮記曰昈於鬼神釋言昈致也正鄭注所本致卽致告之意而釋詁禧昈連文釋言昈底連文自分兩義禧𧮫字通漢書祠官祝𧮫卽禮告之意郭注引此經以訓釋詁之昈亦禮告也昈底之訓致猶言至極也周禮太宰聽其致事鄭注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致者至也竊意昈當與眕通說文眕目有所限而止古者巡狩望秩山川極目所見謂之望虞書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巡狩所至止此一祭經言昈於鬼神正虞書之望秩也玉篇眕聽也埤雅眕告也禮記曰眕於鬼神說文無眕字疑埤雅所引亦當作眕周禮遂人溝上有昈

畛者田閒經界左傳封畛土略遂通之於疆界望秩山川各視疆界所極鄭注不云畛告也而云畛致也立義至精呂氏大臨云畛猶畦畛之相接畛於鬼神者接於鬼神方氏慤云畛田閒道也望秩之禮必於野外祭於畛而謂之畛猶祭於郊而謂之郊望文生義無當經旨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鄭注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晉有小子侯僭取於天子號也爲纂案書顧命康王始喪稱予末小子卽位及朝諸侯稱予一人釗因以春秋時事推之僖公九年夏會於葵邱稱宋子穀梁傳云宋稱子未葬之辭也左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左氏固以未葬爲在喪僖公二十八年會於

溫稱陳子定四年會於召陵稱陳子杜注左傳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僖公二十五年冬盟於洮稱衛子杜注左傳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降名從未成君二十八年盟於踐土稱衛子杜注左傳衛侯出奔其弟叔武卽位從未成君之禮似春秋之例凡未改元皆稱子而襄公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侯重耳卒三十三年夏四月晉敗秦師於殽左傳云子墨衰絰敗秦師於殽遂墨以葬文公其秋晉侯敗狄於箕是左氏傳例未葬稱子既葬稱侯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公羊傳君薨稱子某踰年稱公僖公十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皆其例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冬楚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亦未踰年稱子某之例文公十八年子卒以未正其爲君子而不

名公羊及左氏義各有取凡君薨踰年改元三代皆然而禮辭不必稱公公羊左氏並著春秋改元之義鄭氏引公羊文九年傳三年稱子此經所云予小子即其徵也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左傳不書王命未葬也公羊氏以爲踰年即位而未稱王以天子三年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踰三年稱王於禮無徵當以左傳爲正而據晉小子侯爲例則恐未然左氏傳桓公三年曲沃武公伐翼獲哀侯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滅翼史記曲沃武公殺晉哀侯國人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四年曲沃武公殺小子侯國人立哀侯之弟緡小子侯及緡皆無謚則小子者其名也即位四年不得以未除喪爲例明矣意或曲沃武公以其年幼爲之名以虐之豈得爲僭禮記之文有雜取三代遺制約略爲之說者此經所

述與周禮及春秋義例不必盡同此經云除喪春秋或斷以既葬或斷以改元疑三代典禮固有參差記禮者折衷以取義所云予小子與生名之死名之各爲一義予小子若顧命之稱予末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則昭二十二年景王崩春秋於悼王書王猛其卒書王子猛卒（書名而繫之王正其爲君也書王子卒未卽位也）三者有自稱有書史之稱固不當混而爲一也（康王之誥稱予一人釗則生亦自名）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孔疏引鄭檀弓注舜三夫人夏因而廣之增九嬪殷增二十七世婦周增八十一女御又引鄭周禮九嬪注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

當一夕后當一夕尊者宜先卑者宜後十五日而徧嵩燾案周禮九嬪世婦女御皆不言數鄭注世婦云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疑天子三公不備官周禮之鄉卽上大夫也不必公卿大夫之實備其數則三夫人九嬪以三相函亦正不必其人之備而數之適均矣虞書嬪于虞詩大雅曰嬪于京是嬪者婦人之通稱天子之禮數以九爲節數極於九九嬪者數之極也春秋莊十九年公羊傳諸侯一聘九女而何休公羊隱元年傳注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所謂九女者一夫人二媵各從姪娣二人則天子一娶十二女一后二媵各從姪娣三

人九嬪卽姪娣之屬一后及左右二媵稱三夫人合之則十二人周禮䁘人供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掌客夫人致禮玉人諸侯以致夫人夫人以勞諸侯鄭注掌客云夫人王后也三夫人宜統王后言之古者天子諸侯一娶而媵妾皆備安得別求三夫人九嬪以備其數乎周禮九嬪各帥其屬以御敘於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似九嬪治宮事世婦治外事皆爲后以下任宮職者所謂內命婦也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祭祀贊世婦而從世婦以弔則宮婢而已內則庶子有有賜者有衆子有賜若世婦之屬衆子若女御之屬可以御敘於君所而不必盡當夕疑世婦分任宮職姪娣之屬皆可爲之以分則嬪爲尊以職則世婦爲重周禮序世婦

於九嬪之下而此序之上者義各有所取也案周禮春官世婦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鄭引漢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爲證而所職與天官世婦正同疑世婦領於宗伯而兼屬之太宰周禮固云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其非卿大夫士之職明矣內宰治內外命婦正其服位凡有命卽有數昏義三夫人以下視公卿大夫士之等數所謂正其服位者卽此雖春官詳世婦之數不及九嬪女御而宮職列爲三等必賅九嬪女御言之鄭氏泥於昏義之文牽合諸經以曲證其說殆誣禮之尤者矣

天子建天官

嵩燾案鄭注於此四節並云此殷時制也據虞書命官羲和爲首而司徒司空秩宗已同周制其工掌工事別爲一官禹貢厎愼財賦總於六府左傳載少皞氏紀官治歷最詳其言五鳩鳩民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事與此經正同又云五雉

爲五工正則虞書共工所由仿也馬氏通考言陶唐以前命官詳於天事虞夏以後命官詳於民事而自三代以上工事並重其時制器以利民用主之自上有司掌之洪範敘禹之治疇曰八政以食統六府以貨統六材以祀統六典其餘五者五官之所掌也虞書羲和主四時四嶽主方嶽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楚語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上世命官皆取法天地而以天地四時分命六官實刱始於周經言天子建天官蓋周制也記禮者綜古今之宜上察天道下究民事合三代典禮以求其精義之所在而舉大宗之屬隸之天官推本虞書欽若昊天之意以事天其義精矣杜氏通典援鄭注据此以爲殷制孔子固

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春秋紀宋事及官無與此經合者此

當原本周官而總括歷代之制以爲折衷之論蓋論譔之文

非紀述之文也以爲殷制竊恐未然

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

鄭注貢功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周禮太宰歲終令百官府

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爲壽案周禮太宰以

九貢致邦國之用是九服之貢太宰主之而司徒制地貢司

馬施貢分職太宰之屬職貢事者曰太府曰內府曰司會其

餘司馬之屬則職方氏制貢各以所有司寇之屬則大行人

掌五服之貢物而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者居中

馭外制九貢以會四方之計而總司於五官所以整齊天下

以奉一王之大法尤莫嚴於此但以歲終考百官之成言之則猶未也五官之長鄭注謂爲三公孔疏三公無職故不在五官之中據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春秋隱五年公羊傳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尙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王氏肅云畢公代周公主東諸侯而春秋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爲太宰鄭注顧命畢公入爲司馬孔傳亦云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周制六官分治鄭氏所謂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是也五官之長曰伯言五官長諸侯者謂之伯何嘗不在五官之中哉春秋隱十一年左傳許太岳之允襄十四年左傳諸戎四嶽之裔冑杜注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詩崧高傳堯時姜

氏爲四伯於周則有甫申齊許而鄭語述史伯之言姜伯夷之後也史記齊世家其先祖嘗爲四嶽索隱引譙周云炎帝之裔伯夷之後虞書伯夷爲秩宗當主東嶽太嶽者東嶽也是唐虞四嶽亦兼官史記黃帝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唐虞爲四嶽殷周又爲二伯經意以五官制諸侯之貢又於五官之中置二伯使長諸侯以明內外相制大小相維之義孔疏疑未能詳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

鄭注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嵩燾案周禮太宰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鄭注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

牧所謂八命作牧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西伯戡黎鄭以爲雍州伯王逸注楚詞亦云文王爲雍州牧皆據周禮八命作牧九命作伯爲訓鄭注太宰牧以地得民長以貴得民云牧州長也長諸侯也然周禮於牧言地自據有國者言之於長言貴則六官之長也施典邦國而建其牧施則都鄙而建其長長不得爲諸侯明矣虞書輯五瑞覲四岳羣牧王制但言覲諸侯羣牧者四方之諸侯也各有方岳以領之虞書十二牧統舉十二州爲義非謂四岳之下別有十二牧以領諸侯也王制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後世以一王臨御天下大小相維宜有如此三代建國無此制王制以意擬之耳

以經義求之五官之長曰伯於外曰公九州之長曰牧於外曰侯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庶方小侯曰某人四者葢皆春秋例也桓八年蔡公來僖九年會宰周公於葵邱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羊傳天子之宰通於四海葢周盛時周召分陜以長諸侯實爲二伯周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道訓諸侯者命魯孝公於夷宮韋昭注命爲侯伯其後平王錫文侯命及僖二十八年册命晉侯爲侯伯侯國大者自爲伯以天子之命臨之而固不得爲公惟天子之宰謂之公則五官之長也覲禮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邦曰叔父異姓曰叔舅以國大小爲次而此繫之五官之長曰伯命爲伯者必大國其義一也

九州之長皆侯國也周制惟宋承殷後稱公其餘大國爲侯經言九州之長言極九州之地有土之君皆長也不必一州一長書立政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鄭注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王氏肅云牧者諸侯之長也孔傳牧牧民九州之伯取義略同然立政言文王罔敢兼於庶言庶獄庶政惟有司之牧夫豈文王亦立九州之牧耶立政又云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呂刑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孔傳立政典獄謂諸侯也經傳所載無以諸侯之長爲牧者牧者爲天子牧民覲於天子謂之羣牧鄭據王制八州八伯之文以當州牧是則諸侯之長曰伯曰牧相連爲文而遂及於夷狄無一語及諸侯之通稱疑經義必不爾蠻夷之君若楚

若吳於春秋爲大國而稱爲子亦春秋例也桓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穀梁傳稱人夷狄之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春秋之例凡書人者微也而小國之君來朝及會盟稱人書史之辭也入天子之國曰某人葢亦書史之辭經所言皆周制六太五官之屬不得爲殷制益明矣案下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皆以發明春秋之例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鄭注春朝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秋覲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嵩燾案周禮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

覲冬見曰遇鄭注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名殊禮異更遞而徧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禮大行人十有二歲王狩巡殷國四方諸侯各以時至其邦畿千里之外六服常朝則五百里侯服歲壹見又五百里甸服二歲壹見又五百里男服三歲壹見又五百里采服四歲壹見又五百里衛服五歲壹見又五百里要服六歲壹見並無四時之異鄭氏合巡狩四方之禮與六服常朝言之乃多有不可通者虞書覲四岳羣牧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岳如初孔傳謂如岱宗未嘗言朝覲異禮四時朝諸侯並云覲亦未嘗言朝覲異名周語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

貢終王又豈但朝覲之異禮而已疑四時朝覲通言之周公制爲此禮合天下以奉一王之大法大行人以春朝圖事秋覲比功夏宗陳謨冬遇協慮諸侯圖事比功者各以時至小行人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鄭注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圖事陳謨蓋不常有入貢獻功則所同也故亦不必諸侯自至至於巡狩四方朝覲大宗伯所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也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於踐土公朝於王所其冬天王狩於河陽公朝於王所是卽時見禮也左氏傳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史記亦言黃帝合符釜山是之謂殷見四時巡狩與朝覲宗遇之禮自別而六服之以歲見於天子者當並同朝覲又不當以朝覲之禮分別言

之諸侯見天子有朝覲二禮而自分隆殺旅見曰朝皆同旅見天子諸侯皆在各以其方色與其兵特見曰覲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注言諸侯明來朝者眾覲其入覲不得並耳周禮大行人廟中將幣其饗食諸禮皆於廟惟朝禮諸侯旅見於朝爾雅釋詁覲見也釋言陪朝也郭注陪位爲朝可以知朝覲二字之旨書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此朝禮也郊特牲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儀禮所載擯與侯氏之辭無旅見之文其受舍於朝分東西明同姓異姓之別而禮辭但稱伯父舉受舍之等以見例耳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周禮司儀合諸侯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掌舍掌王會同之舍爲壇

壝宮棘門則巡狩之禮也明堂位所敘諸侯之次是也案古巡狩朝諸侯方岳周禮通謂之會同覲禮四傳讀明堂位極之四塞之國蓋周公營東都會諸侯於明堂四方諸侯畢至因以爲頒政之所所謂殷見也儀禮惟云諸侯覲於天子知朝覲通辭覲者見也見於天子必北面朝有東面西面而奉圭幣奠再拜稽首皆北面以覲爲文所以明諸侯北面之義也朝覲之禮之異於此經著之諸侯秋獻功見天子上功狀而已故亦名覲注家必以春朝秋覲之文通之於六服歲見及巡狩之禮抵牾多矣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

鄭注及至也郤閒也孔疏未及前所期之日及所期之地而忽相見用遇禮相接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其禮閒暇故曰

會嵩燾案此經所云春秋之例也隱四年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隱八年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未及期猶言未與爲期凡春秋書遇者皆此例也而左氏傳隱八年云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於犬邱莊三十二年云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遇於梁邱據此則遇亦有期也昭二十二年公羊傳以遇禮相見禮簡而已檀弓周人作會而左氏傳云禹會諸侯塗山又云夏桀爲仍之會會者天子之事也周禮大宗伯時見曰會是也昭三年左氏傳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會盟之及於諸侯周之季世也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如左氏傳隱九年公會齊侯於防謀伐宋十年公會齊

侯鄭伯於中丘爲師期十一年公會鄭伯於郲請伐許桓二年齊侯鄭伯會於鄧始懼楚也曰外爲主者義不繫於其國也郤地明非要地所謂有事而會者有所謀事於其國相交之地期而見也二者皆春秋例也疏引覲遇之禮爲訓已非經旨而云未及期爲遇及期爲會至謂郤地爲間暇殆尤失之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

鄭注若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其注上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云擯者辭也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孔疏於彼云若擯者傳辭於天子稱二伯爲天子之吏王[illegible]伯曰天子之力臣謂介傳命擯者受辭傳於天子則曰天

子之吏嵩燾案周禮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王命諸侯則擯五官之長卽六卿之兼職爲天子擯以傳命於諸侯曰天子之吏自稱則曰天子之老召誥之戒成王自稱曰予小臣召公時爲二伯未聞於天子前自稱天子之吏者鄭於此以天子之老加之臣某侯某之上尤爲無徵孔疏因謂天子之吏亦當稱名以意傅會經文失之愈遠

旣葬見天子曰類見

鄭注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嵩燾案鄭注周禮小宗伯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許氏五經異義夏侯歐陽說類祭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疑此類見正其義陳氏祥道云有事於上帝而非事天之常禮曰類於

上帝有事於社稷宗廟而非祭享之常禮曰類於社稷宗廟

經云類見者明非朝覲之常禮也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

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

男鄭注引此經極允謂之類見其禮必稍從殺而牲幣皆具

比類以行事云爾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

鄭注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孔疏祭器衣服不假謂四

命大夫若三命以下有田者造而不備上士三命賜車馬副

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嵩燾案鄭注周禮宰主也冢宰

主國家臣主家通謂之宰少牢有司徹禮皆有宰蓋家臣之

長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惟卿備百邑鄭注小司徒四井爲

邑方二里四邑爲邱方四里四邱爲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方
十里爲成四甸爲縣縣方二十里百邑之田加於縣三分之
一以鄉食縣之法推之諸侯之鄉四大夫祿下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則下士當食邑不必大夫始有邑
士食賦稅也疑經於國君之富言山澤於大夫之富言有宰
食力似皆主人力言之襄五年左傳宰庀家器杜注庀具也
祭器衣服皆宰司之國君任地利於山澤大夫任釆食於宰
明富之非外求也周禮巾車服車五乘士乘棧車又云凡良
車散車不在等既夕記乘惡車白狗幦蒲蔽貳車白狗攝服
又云薦乘車道車稾車鄭注稾猶散也道車以朝夕及燕出
入散車以田以鄙玉藻士齊車是士之車亦非獨一棧車而

己鄭注大宗伯一命受職云於子男爲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云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卿之服元冕王之中士亦再命三命受位云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王之上士亦三命四命受器云公之孤得有祭器王之下大夫亦四命於禮無三命賜車馬之文案四命受器若左傳之受明器於王室秬鬯弓矢之屬皆是也自士一廟以上卽當有祭器不宜四命始受也左傳成二年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襄二十六年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路次路自非但乘車之比再命以上皆得賜路鄭注旣夕禮以諸侯之下士爲言而已有貳車則謂中士無副車者亦非也巾車言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亦未分別中士言之以車數對明非一車㫬車散車車數不在等車數備者

爲富也孔疏一以命數定大夫士之富周禮典命明謂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三命四命之等固不待問而始知矣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

鄭注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嵩燾案五祀相沿有二義月令言祀中霤門行戶竈左傳昭二十九年言社稷五祀爲之五行之官鄭注周禮大宗伯五祀依左氏傳注小祝分禱五祀依月令而一以祭法王立七祀爲斷故其注小祝云王七祀五者司命泰厲出入不以告注王制大夫祭五祀徑以祭法

諸侯立五祀之文當之注曾子問五祀之祭亦云天子七祀言五者通中言之而於禮運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云始爲宮室制度則亦不能主祭法七祀爲說案月令職先祖五祀鄭注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孔疏於彼亦云據殷禮言之若周則七祀附會鄭注全失經旨鄭氏喜立異義諸言五祀者一以祭法之七祀證之宜其抵牾多矣乃遂謂五祀爲殷制竊意七祀之制不別見於經傳而祭法所論廟祀與諸經傳亦多異同或秦世儒者緣飾禮經爲之而其言天子爲羣姓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又各自爲立祀則亦足補禮經之闕周禮小子珥於社稷祈於五祀鄭注珥讀爲衈祈讀爲刉刉衈者釁禮之事謂始成其宮兆時也五帝五祀皆有宮兆而宮中亦自有四時之祭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

不行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五祀之祭在喪不廢則宮中之祀也天子諸侯大夫皆兼五祀而立宮兆與否宜有異者既夕禮記行禱於五祀則士亦兼五祀而禮更略鄭注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亦未然五祀者日用出入皆有事焉故曰五祀所以本事也自天子以下皆歲徧諸經所言可以互證鄭以爲殷制於諸言五祀者皆不可通矣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鄭注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孔疏宗子有疾庶子代攝可也猶宜告宗子然後祭嵩燾案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此支子自通大宗小宗之支子言之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謂繼禰之小宗不敢祭祖所以明其繼祖

之宗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謂非祭禰之小宗亦不敢祭禰所以明其繼禰之宗繼祖繼禰之宗以當宗子則皆支子也內則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齋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私祭者繼禰之宗也富謂大夫有田祿而祭所宗之祖必獻牲使宗子主之而已助祭爲大夫得祭所宗之祖以大夫之禮祭者大夫也而告於宗子以祭是主祭者仍宗子也故曰支子不祭下語正申足上意鄭云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攝而祭則固已受命於宗子矣不得更有告也案廟制有定而旣葬卒哭必立主大宗世奉大宗之主小宗各奉其主非宗子宜就祭宗子家所以必告

犬曰羹獻

鄭注羹獻食人之餘也孔疏人食羹餘以與犬犬食之肥可

獻祭於鬼神嵩燾案禮運腥其俎孰其殽體其犬豕牛羊疏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爲七體孰其殽體解而爓之爲二十一體凡牲有豚解有體解儀禮無豚解薦腥之文士喪禮特豚四鬄兩胉脊肺既夕禮羊左胖腸胃肺豕亦如之士虞及特牲禮舉肺脊舉幹舉骼舉肩少牢禮升右胖肩臂臑膞骼正脊脡脊横脊短脅正脅代脅羊豕並同皆所謂體解也士冠禮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惟鄉飲鄉射牲用狗但云羹定無體解合升之文然則犬惟羹食而已案鄉飲酒薦脯醢設折俎與士冠禮有乾肉折俎同所以薦脯也祭肺亦加於俎餘體皆不薦曰羹獻者著其實也鄭注似太迂曲

粢曰薌萁

鄭注萁詞也嵩燾案說文萁豆莖也王氏章句通作萁也漢

書五行志檿弧顏師古注其草似蘱廣雅蘱粱木稷也粱莖高大似蘆故亦謂之高粱曰薌萁者正以其莖高美而名之近程氏瑤田九穀考因月令首種之文以粱當稷以今粟當粱稷爲五穀之長謂其色黃主土非以首種爲義粱自爲今高粱於經言薌萁而可知其所以命名矣似不得爲語助詞案釋文正作萁而云萁音基王肅音期期時也亦於義無取

四足曰漬

鄭注謂相瀸污而死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嵩燾案今公羊傳大漬作大瘠周禮蜡氏掌除骴鄭注故書骴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漬曲禮四足死者曰漬月令掩骼埋胔骨之尙有肉者及禽獸之骨皆是似鄭意骴胔瘠脊漬殰並同一

義說文漬漚也漚久漬也此云相瀸污而死又別一義疑鳥
高飛死則降於地獸行地死則陷於淖曰漬明不鮮潔也孔
疏謂餘者更相染漬而死失之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鄭注君有命大夫與士展習其事惟就君命所在展習之孔
疏先習學所爲事備擬君之所使命之在官則展習官議在
官之事命之在府在庫在朝皆然竊案君命所在自不得
他及經通大夫與士言之則亦未知所命者大夫耶士耶將
有命而兼習之耶似此言君命者通辭如有所董戒教令大
夫諸曹之長士則其佐也言與者蓋通肄之諸曹之大夫士
各以其職事奉行君之教令官府庫朝彙舉見義楚語旅賁

有規官師有典誦訓有諫瞽御有箴皆各以其職司對揚君

命不敢漫令以廢事亦不敢曠官以承旨也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鄭注納女猶致女也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

也嵩燾案士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有禮辭其問

名曰敢請女爲誰氏主人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

某不敢辭所云備數者卽此備百姓備酒漿備埽灑之辭也

左傳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

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於小國則

上大夫送之凡納女皆致送士昏亦云饗送者以一獻之禮

禮始於謹夫婦齊風不親迎則著詩刺之春秋隱二年紀履

綸來逆女公羊傳云譏始不親迎也春秋之始也似不宜有
不親迎而致女之禮辭鄭注失之

禮記質疑卷二終

禮記質疑卷三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檀弓上

檀弓免焉

鄭注故爲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在他邦乃袒免嵩燾案大傳四世而緦五世袒免問喪緦者其免也是喪服緦以上皆免其專以袒免爲文則無服而情有不能已者喪服所謂朋友皆在他邦則袒免是也服窮於緦而終之以袒免蓋惟臨喪有禮哭無常服大傳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殺於同姓五服之親則義賅於朋友矣士喪禮主人括髮袒眾主人免於房奔喪禮自齊衰以下皆免袒喪服小記緦小功虞卒哭則免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問喪冠者不肉

袒故爲之免以代之古人哭皆袒踊免者所以爲袒也齊衰以下自小斂哭皆免五世無服亦免旣夕禮商祝免袒執功布袒者必免是賓當事亦皆免也喪服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爲在他邦朝夕奠將事皆袒免曰已者無朝夕將事之文也是朋友亦有免義而同姓無不免者姓統譜齊公族有食瑕邱檀城因以爲氏姓纂亦云瑕邱魯地衞亦有瑕邱姓統譜六國時齊有檀子望周卿士亦有檀伯達此檀弓則魯人也疑檀氏亦出姬姓於公儀氏爲遠族故援五世袒免之例爲之免以弔之凡弔無不免經云免焉謂檀弓往弔其家也辭之文也注故爲非禮以譏仲子之非恐不可爲訓

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

孔疏小斂前主人未忍在主位有事在西階下賓亦弔於西階小斂之後主人位在阼階下賓於東階下弔也檀弓之來當在小斂前於西階行弔乃趨向門右問於伯子嵩燾案士喪禮卒塗奠燭升自阼階眾主人皆西面於東方喪事大斂於阼殯於客位故既殯而後主人由阼階孔氏以爲小斂後位阼階下者誤儀禮三日成服乃詳主人及賓卽位之次主人卽位門外西面外兄弟在其南賓繼之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拜賓還入門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他國之異爵者門西賓位門東門西皆有之而以異國者爲賓朝夕奠皆然先卽位門外而後入是不當事皆在門外鄭注

公儀蓋魯同姓檀弓去賓位就門之右語最分明蓋賓位門外東面而趨門右以就伯子趨者趨而入也鄭注士冠禮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既夕禮賓出主人送入復位公賵主人迎於廟門外先入門右賓奉幣北面致命出主人送於外門外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告事畢拜送入是喪禮主人即位東階下弔者若賵若賻有入而將命者有主人出就賓而將命者而主人皆在門內賓皆在門外同姓亦眾主人之列位主人南故在門右孔疏不達鄭義乃以未小斂賓主人皆就西階爲辭失之遠矣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

鄭注季孫夙自見夷人冢墓以爲寢欲文過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孔疏引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阿盆成

适後喪益得附葬景公寢中與此同嵩燾案雜記主妾之喪其殯祭不於正室此或季武子有庶子庶婦之喪而殯於正室橫渠以杜氏之葬當爲杜氏之殯良然然謂取其柩以歸合葬未知合葬何所取柩者又誰也語意皆未分明於此經亦多一轉折疑季武子成寢若小宗伯之兆甫竁家人之請度甫竁鄭注度量始竁之處謂始穿礦也漢舊儀奉常屬有諸廟寢園令長丞又有園郎寢郎續漢書祭祀志諸陵皆有園寢承秦制秦始起寢墓側名陵寢此云成寢秦語也冢人掌公墓辨其兆域爲之圖武子葢自治其兆域而庶婦有請合葬者喪服小記妾祔於妾祖姑禮無庶婦合葬之文故曰非古入宮不敢哭者庶子庶孫不當哭於正室也此記季氏

之失禮遂非無所顧也哭於正室祔合葬之違禮固爲細矣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

鄭注拜而后稽顙此殷之喪拜稽顙而后拜此周之喪拜嵩燾案鄭注周禮太祝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據儀禮士喪弔者至主人哭拜稽顙以次至三虞卒哭賓出主人送拜稽顙無先稽顙后拜者蓋周人尚文始赴於君主人命赴者拜送有賓則拜之賓有大夫則特拜之皆先拜以致敬於賓而后稽顙成踊以致哀禮經具詳其文鄭氏反據此以爲殷禮深所未喻因考太祝九拜之文鄭氏已先失其義宜喪拜之多有未詳也太祝之拜四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四者拜之體也振動卽稽顙

杜子春曰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哭拜稽顙成踊所以爲振動也吉拜凶拜褒拜奇拜則其用也吉拜若拜稽首拜手稽首再拜稽首稽首再拜凶拜若拜稽顙稽顙拜周禮惟拜稽顙經云稽顙后拜疑當爲殷禮鄭注惟奇拜褒拜肅拜得之餘皆誤而以吉拜凶拜均屬之喪拜則尤誤也雜記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言非爲以喪來弔則是所問所賜皆常禮也惟三年重服不爲之變餘則拜受亦以常禮奔喪禮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拜賓尙左手內則凡男拜尙左手尙左手者吉拜也則凶拜當尙右手是亦吉拜凶拜之義也鄭注拜賓則尙左手引逸奔喪禮凡拜吉喪皆尙左手鄭意以拜稽顙爲吉拜稽顙拜爲凶拜因推論大功以上爲凶喪小功以下爲吉喪以喪服之輕重分吉凶由誤解周禮九拜之

文也故喪服小記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雖緦亦稽顙明非三年之喪無稽顙者大夫弔則緦喪亦為之稽顙以大夫尊而專為己來弔故重其禮若在喪次則惟主人拜稽顙眾主人無稽顙之文也鄭氏據雜記喪拜吉拜之文謂三年之喪凶拜齊衰不杖以下吉拜因牽合周禮以為之說亦所不能解矣家語孔子相衛司徒敬子之喪用殷禮曰喪事吾從其質此經所記亦是此意鄭注適得其反耳

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鄭注終身之憂謂念其親無一朝之患謂毀不滅性也忌日不用舉吉事嵩燾案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此承亡則弗之忘句為文而舉忌日以實之忌日之哀終身之

喪所由寄也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疑古有是語記禮者引之以示終身弗忘之意其義則孟子盡之此連無一朝之患爲文非經義所繫也鄭注失之祭義言忌日不用以事言此言忌日不樂以心言不樂謂去琴瑟曲禮士飲酒不樂祭統齊者不樂此經下云縣而不樂子卯不樂弔於人是日不樂凡言不樂者皆謂琴瑟之屬忌日不樂仍以喪禮處之所謂終身之憂也樂讀如字鄭注不用舉吉事疏云不爲樂事亦恐失之

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

鄭注欲有所就而問之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己欲發問端也愼當爲引殯引飭棺以輤葬引飭棺以柳翣孔子是時

以殯引不以葬引嵩燾案此云殯非大夫士三日而殯之殯

葢葬之棧者杜注襄十一年左傳五父之衢道名在魯國東

南昭八年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此當在魯

城外殯於五父之衢謂臨大道以便栖也雜記君殯用輴大

夫殯以幬士殯塗上帷之無用引者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道

其輤有裧緇布裳帷言載喪車非殯車也不得爲殯引之證

義疏引孔叢子此説出於魏臣李由之對魏王謂當時己斥

其造謗誣聖不足據檀弓所記多非事實於孔氏尤多誣誕

注家又竝檀弓之意失之其説乃益支離矣

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鄭注曼父之母與徵在爲鄰相善嵩燾案史記孔子生魯昌

平鄉郰邑郎叔梁父所治之鄹邑也在曲阜東南而史記敘
其先曰防叔索隱引家語云防叔畏華氏之偪奔魯闕里志
稱其仕魯爲防大夫左傳襄十七年齊高厚圍臧紇於防鄹
叔紇送臧孫如師而復守防疑防叔所治邑郎此叔梁爲鄹
大夫而防猶其宗邑故與臧氏守防經云合葬於防蓋自防
叔以下竝葬防實孔氏之私地域也五父之衢爲叔梁殯地
其時孔子甫三歲而孟皮廢足不能遠葬權葬於此歲久而
遂疑叔梁葬於五父之衢所謂不知其墓言不知叔梁之墓
之爲葬與殯也案杜注左傳五父之衢在魯國東南郰邑亦魯東南地相距當不遠而史記云叔梁死葬
於防防山在魯東孔子疑其父墓處誤讀檀弓而又以防
爲山括地志乃據魯東山當之其承誤實始自史公也下云
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曲

盡前後情事意謂防叔伯夏兩世葬防叔梁不於防而於五父之衢孔子亦心疑之愼者謂審知其事也旣審知其事又得聊曼父之母問以證之曼父聊人其母年長矣親見叔梁之殯此孔子因啟叔梁之柩而合葬於防案周禮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說文祔後死者合食於先祖故祔葬亦為合葬經但云合葬並不及顏母之喪疑所謂少孤者父母皆早卒史記所傳恐不足據經義分明鄭注自為迂曲之辭以誣聖人集說從而辨之並文義亦失之矣案左傳所載凡有二防隱九年會齊侯於防即此防與齊接壤在魯北杜注在瑯琊縣東南者誤隱十年取防則宋地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有西防城地在魯西故名西防隱八年鄭人來歸祊為鄭助祭泰山湯沐之邑杜注在瑯琊費縣東南似誤合防為一其地當近泰山亦不得遠出瑯琊東南也

周人牆置翣

鄭注牆柳衣也嵩燾案旣夕記巾奠乃牆謂載柩於車舉奠

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鄭注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諡周雖以士爲爵猶無諡也殷大夫以上爲爵嵩燾案周禮太宰爵以馭其貴鄭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廣韻爵量也量其職盡其才白虎通義爵盡也所以盡人才王制王者之制祿爵鄭注爵秩次也疑爵者通言之無周以士爲爵殷大夫以上爲爵之分而諡與誄又各異周禮太祝作六辭六曰誄鄭注引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而云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似誄者累其行讀之無錫命周禮太史大喪遣之日讀誄小喪賜諡鄭注小喪卿大夫也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是誄通於天子太史掌之卿大夫之誄小史掌之鄭併誄與諡爲一 非也 案下經魯哀公誄孔某鄭

注誄其行以爲謚曰尼父者因其字以爲之謚孔疏强爲之說曰尼謚也並混誄與謚爲一

華而睆大夫之簀與

鄭注華畫也簀謂牀第也睆說者謂刮其節目字或爲刮耑燾案爾雅釋器簀謂之笫郭注牀版也說文簀牀第也第簀也士喪禮設牀第袵下莞上簟浴禮第鄭注禮袒也袒簀去席是簀本爲牀棧與簟席實別而史記范睢傳睢佯死而卷以簀索隱簀謂葦荻之薄也小雅鄭箋竹葦曰簟陳氏集說因訓簀爲簟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有朝席有繅席有祭席而寢席無聞鄭注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疑此云華而睆者繅席也司几筵諸侯酢席及筵國賓皆莞筵加繅席毛席又加次席則大夫禮席得專用繅席可知說文

睅大目也徐鉉本睅下有睆字云睅或從完詩邶風毛傳睍睆好貌故孔疏於此云睆睆然好疑緅席編以五采則織文相交處如目之相比顯見於外故曰華而睆衞風毛傳簀積也積蒲蒻與竹爲之故席亦通名爲簀鄭注云牀第者非也於簀言華則亦不止刮削節目而已閒傳齊衰之喪芐翦不納是惟喪席不加刮削不當更以刮削節目爲言也記禮者引此見聖賢死生之際猶一謹於禮無所遷就正不必辨其事之誠然否也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

鄭注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嵩燾案周禮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

衰爲大夫士疑衰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似錫衰非但弔服而已大夫爲大夫妻乃專用以弔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儀禮喪服記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知大夫以上弔服皆錫衰周禮世婦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內司服凡命婦共其衣服及喪衰是內命婦有相爲弔之禮喪服記所謂命婦者內命婦也言弔則知內命婦皆無服大夫之有本服者仍各服其服士之相弔朋友而已喪服記朋友麻則弔亦當以麻鄭氏乃謂士以緦衰爲喪服疑衰爲弔服分言似誤又推其例於士之妻周禮以錫衰疑衰爲天子服公卿大夫士之等非以爲大夫士弔服之等士妻內外宗親各有其服絰而弔爲親近也安得專有疑衰爲士妻之制哉

喪服記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布總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惡笄云有首者異於衰三年之箭笄也案喪服記布總箭笄髽衰三年箭笄謂其形似箭無笄首鄭注訓箭爲篠者誤卒哭子折笄首謂仍象笄而去其首又異於惡笄也惡笄之有首者吉笄之無首者蓋皆齊衰之笄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凡弔弁服而加環絰則婦人弔當吉笄而加素總未聞以弔服而折笄首者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而弔哭不亦虛乎是既練而猶不弔也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期之喪練則弔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不聽事功衰弔待事於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婦人之髽蓋喪服之重者不得與於

弔經云髽而弔明死者之眾而弔之速也鄭注徒以弔服爲言恐非經旨

南宮縚

鄭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朱子論語集註因之云南容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史記南宮适字子容索隱云家語作南宮縚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世本仲孫貜生南宮縚蓋皆以南容與南宮敬叔爲一人漢書人物表列南容三等南宮敬叔四等顏師古注於南容云南宮縚字子容於南宮敬叔云南宮适又分适縚爲二人案論語南容再見南宮适一見並記者之詞而名字互出疑係兩人古字多假借聲形相近皆可互通[illegible][illegible]氏江氏段氏考定古音兑昏二字同出一部故疑南宮適[illegible]南宮說左氏傳稱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

尼家語竝詳其事而論語無敬叔名意适說字本通論語之
南宮适即敬叔也自世本合适縚爲一人於是南宮适之名
遂屬之
南容矣據左傳昭七年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故孟懿子與南
宮敬叔師事仲尼是敬叔名說一作閱亦孔門弟子而史記
家語皆不列其名案昭十一年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
祲祥泉丘人有女奔僖子其僚從之反宿
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敬叔當爲懿子之弟韋昭注國語云敬叔懿子弟南宮閱也
朱子謂爲懿
子之兄亦誤敬叔自爲仲孫氏以居南宮故亦稱南宮敬叔
而南宮之爲氏見於周書甚繁君奭有南宮括顧命有南宮
毛逸周書武王時有南宮忽南宮伯達左傳昭二十三年南
宮極二十四年南宮嚚爲周之南宮氏莊十一年南宮長萬
十二年南宮牛爲宋之南宮氏王肅注論語南容魯人孔安
國亦云魯人則魯亦當有南宮氏說苑魯穆公時尚有南宮

邊子與敬仲之居南宮者自別五代馮繼先春秋名號歸一圖稱仲孫閱即南宮敬叔僖子之子不及适縚自勝舊說而南容自名縚近世夏宏基弟子傳略辨正定适縚為一人字子容仲孫閱為一人字敬叔王肅注論語亦云名縚字子容适或為說或為縚聲之轉或別為一人則所不可知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鄭注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嵩燾案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士虞記中月而禫中月者當祥月也此經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所云既祥者據禫言之閒傳禫而纖無所不佩方言緝帛之細者謂之纖鄭注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纓皮弁

爵弁緇組纓鄭注間傳再期大祥素縞麻衣云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無采飾也雜記除殤之喪其祭也必元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除喪之祭卽祥祭也祥而朝服深衣已卽吉矣鄭注除殤喪元端黃裳於成人爲釋禫之服案朝服亦元端所異者縞冠似禫冠采纓其得用組纓宜矣而周禮屨人有赤舄黑舄素屨士冠禮有黑屨白屨纁屨不詳其爲絲爲布鄭司農注屨人赤繶黃繶云以赤黃之絲爲下緣緣用絲則屨亦絲案士冠禮屨夏葛冬皮屨可也舉冬夏以明屨之異制餘屨皆絲也喪服傳齊衰杖疏屨不杖麻屨凡深衣無緣曰麻衣麻屨亦無緣屨人之素屨則絲屨之無緣者互證之自明孔疏乃據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絲屨爲以絲飾絇繶純之屬其誤甚矣絲屨組纓蓋卽緇布冠元端之類所謂禫服也此謂既祥後兼用禫服非譏有子之失禮疑絲屨猶當去

飾以別於純吉疏申鄭義以絲當絢纋之屬者誤也

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鄭注齊太公受封留爲太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

嵩燾案史記齊世家太公子丁公呂伋丁公子乙公得乙公子癸公慈毋癸公子哀公不辰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立其弟胡公靜徙都蒲姑是自太公以下都營邱者凡五世周書顧命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傳稱伋爲天子虎賁氏而齊自丁公乙公癸公三世皆無謚疑太公後當世爲虎賁位下大夫不甚顯至哀公被誅於周因亦葬周此必當時傳聞太公有五世葬周之事記禮者因以意擬之鄭氏遂謂子孫不忍離非也顧氏日知錄辨此甚詳而引水經注淄水下

有胡公陵胡公太公元孫未嘗反葬於周則亦未知胡公之
上有哀公足爲五世葬周之證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

孔疏伯魚母出期而猶哭故夫子怪之嵩燾案橫渠張氏以
爲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言出妻者非年譜哀公十年夫人
幵官氏卒（案漢禮器碑云幵官聖妃在安樂里隸辨云家語孔子娶於宋之幵官氏通志氏族略引白褒魯先賢傳孔子娶於宋之幵官氏闕里文獻考作亓官氏明刊家語亦作亓官姓譜別有亓氏而幵官氏或省作幵官作亓官者誤也）孔庭纂要哀公十六年六月初九日葬夫子魯城北泗
上與夫人幵官氏合葬水經注夫子故宅一頃所居之堂後
世以爲廟夫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向夫人隔東一
間東向家語稱孔子十九歲娶幵官氏哀公十年幵官氏卒

距孔子卒七年而合葬於泗上安得有出妻之事經言期而猶哭統期以後祥禫之祭言也正據儀禮父在為母期言之服除則不哭矣鄭注未詳其義疏乃據以為出母於此經前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亦引伯魚之母被出為證案近世江氏永引豐城甘氏四書類典云叔梁父初娶施氏無子家語後序所謂叔梁公出妻是也其後施氏卒夫子為之服期經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謂夫子自喪出母非謂令伯魚為出母服也集說亦不知辨而仍之誣謬甚矣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鄭注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爨竈

案鄭意似謂曾子之遺命然也據士喪禮甸人掘坎於階間少西為垼於西牆下淅米於堂煮潘於垼棄瀋濯於坎鄭注

所謂重死事是也曾子蓋貧甚不能備物浴於爨室謂煮所浴之瀋於爨室不爲堊也喪大記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爨之管人授御者沐禮文甚繁曾元居曾子之喪容有不能備禮者以爨室供沐事一以生道事之而非薄於爲親也記禮者無貶辭注家以爲非禮誤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

鄭注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嵩燾案以經義求之似凡哭皆爲位伯高死赴於孔子孔子哭諸賜氏而命子貢爲之主爲主則爲位以受弔喪服小記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是

亦爲位也奔喪云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爲位不奠凡哭無不爲位者喪服傳娣姒婦小功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大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期嫂叔無服妻之昆弟亦無服婦人倡踴以妻之爲小功大功者當爲之主雖無服而可以情推之以哭諸其位也此爲在遠聞喪言之凡喪之輕者斷自小功下云小功不稅禮有明文此云小功不爲位則亦禮文所未有也記禮者因更引無服之爲位者以明之奔喪云無服而爲位者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蓋以其情重於其服也疏於子思之嫂引孔氏連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或其兄早死二子相承惟存一人故得有嫂家語孔弗字子蔑孔子兄孟

皮之子史記作孔忠孔忠子璇子思之嫂爲同曾祖兄弟之妻意或子思仕衛而聞嫂喪緣情以爲之禮而不嫌其過也鄭注似未達經旨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

鄭注今冠衡縫以其辟積多孔疏直縫者辟積襵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今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襵而並橫縫之崇義案續漢書輿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皆猶係周之遺制禮圖並多作襵縫蓋古布帛之幅二尺二寸縮縫者連一幅布爲廣狹之節爾雅釋器繩之謂之縮之郭注縮者約束之卽此縮縫之義衡縫則橫幅爲之可以加襵爲飾是以橫縫有辟積縮

縰並無辟積鄭注今冠横縫以其辟積多語簡而盡疏申鄭義以爲直縫辟積少又以今冠下復直縫多作襵而又横縫之是謂加横縫於直縫之上也於鄭注亦爲忤矣

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

孔疏此殷禮周則兄弟哭於寢故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無殯當哭諸正寢師哭於廟門外故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鄭答趙商之問亦以爲然嵩燾案春秋襄十二年左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故哭父之黨於廟親親之義也而經數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有殯聞外喪哭於他室蓋凡哭必爲位以受弔重喪在殯不

得於廟受弔故惟哭之他室孔疏於此申其義云無殯嘗哭

諸正寢恐非經旨寢所私也凡於己有私恩則哭於寢母妻

之黨與所師皆私恩也尊師以抗之親則於廟門外盡己之

私則於寢自防叔奔魯三世而叔梁仕魯屢與於師聖人自

以羈旅之臣尊事父友以章其志而明禮之等所以爲精義

之學也孔疏一以殷禮當之非所謂達於禮者矣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孔疏此論子夏恩隆於子之事嵩燾案子夏喪明事自王充

論衡已訾其虛妄據家語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當

敬王之四十一年子夏年二十九年譜稱威烈王元年魏文

侯立受子夏經上距孔子之卒五十四年子夏年已八十有

三矣史記六國表文侯卽位十四年受子夏經若然則子夏
且及百歲退老西河不知何時大約因文侯師事而其名益
著年譜載曾子卒當考王六年年七十一下距文侯之立十
有一年而以退老西河責子夏亦曠遠不相及矣近當塗夏
氏著檀弓辨誣謂其言不類曾子語氣允矣而未一論及此
要之檀弓一書多假借春秋時事以為之辭不必言之果信
而有徵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當無衰
鄭注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應法度嵩燾案黃氏幹引左傳
服以將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
也物謂哀戚心貌之實足以稱其服黃氏之言是也而物自

為升縷長短制度之數所以求當於物者則心貌之實也間傳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所謂當物也下文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蓋喪服之制如此亦使人因文以生其情而求稱於物也鄭注分析言之恐誤案齊衰不以邊坐郎曲禮有喪者專席而坐意鄭注邊偏倚也孔疏喪服宜敬坐起必正又曰齊衰不邊坐大功可也竝誤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鄭注彈琴以散哀也嵩燾案鄭注士虞記期而小祥引此是鄭意以饋祥肉為小祥然禮於期言練再期言祥析言之為大祥小祥專言祥則再期也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祥而除喪可以鼓琴矣聖人之於顏淵其哀有不能忘者受顏淵之祥肉而心有動焉乃彈琴以理

之所以自調其中和之節也記曰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祥而彈琴正以喪子之義處之吳氏澄云彈琴常事此彈琴適在受祥肉之後故記者云然殆誤也

設崇殷也

鄭注崇牙旌旗飾嵩燾案詩崇牙樹羽所以飾虡大雅疏以[illegible][illegible]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司常九旗之制無云崇牙者明堂位兩言崇牙其一簨虡飾承上夏后氏之龍簨虡言其一旌旗飾承上有虞氏之綏言鄭注一云刻木爲之一云刻繒爲之爾雅釋天素錦綢杠纁帛縿練旒九鄭注周禮巾車正幅爲縿斿則屬焉旒斿同字卽旌旗旁之刻繒爲飾者也考工記龍旂九斿鳥旟七斿熊旗六斿龜蛇四斿斿皆有

數漢以後旌旗旁之飾刻繒如齒無數卽古旒之遺制鄭據

以釋崇牙恐誤說文崇巍高也簨虡之崇牙加之業上故曰

崇詩虡業維樅毛傳樅崇牙也樅崇音近牙者其形也刻繒旌旗旁不當名崇

牙以牙取義而去牙言崇亦不辨爲何物王氏章句崇牙旗

端橫木以張旒者刻爲齟齬高出與簨虡之崇牙同三代儀

物皆相沿加飾據爾雅周制旌旗亦綢練張旒之崇牙竝宜

通用之經云夏殷原其始也孔子仕魯攝卿喪禮當從周制

記禮者因三代之遺侈爲之辭耳

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殺士也

鄭注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似今蛇文畫嵩

肅案喪大記諸侯大夫素錦褚士褚不詳素錦有織文丹質

無文葢殷尙質蟻結四隅謂縫合四隅而結之如蟻行有行列吳都賦重城結隅言郛郭周帀四隅保而固之魯靈光殿賦懸棟結阿亦言四垂完密若蟻結爲畫文而專施之四隅爲無名矣書顧命麻冕蟻裳傳謂蟻裳元色是蛾亦色也古棺外加衽束故須有褚幕覆其上四隅縫合宜加組紃雜記亦謂之素錦屋鄭以畫文釋之恐未然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鄭注銘明旌也此經公西赤爲志公明儀爲志鄭注志謂章識實後世志銘所由仿

羣居則絰出則否

鄭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詁經案喪服記朋友麻鄭注朋友相爲服緦之絰帶而引

此經羣居則絰出則否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又云凡見人雖朝於君無免絰惟公門有脫齊衰大夫相爲錫衰而絰惟當事齊衰以下服入公門脫之而絰不除皆謂服輕而絰重朋友之麻猶大夫之相爲錫衰無以絰居者又羣居惟弟子之從師有之朋友相爲不得言羣居禮不爲師制服而此經發其例云羣居則絰出則否羣居者師死而弟子相守以服習其教爲之制服以報之孔子之喪絰而出則所謂見人無免絰者同於事親之禮也二語發凡起例之辭而與上連文注家遂平列釋之禮記之文多類此者如曲禮尸必式乘必以几郊特牲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喪服小記養尊者必易服養

卑者否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皆緣上文而發明其義例別引一說以取證鄭注於此云七十二弟子相爲服失之

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

鄭注塡池當爲奠徹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反之而又降婦人欲矜賓於此婦人嵩燾案既夕禮有司請祖期商祝飾柩一池設披屬引商祝御柩乃祖婦人降卽位於階閒乃奠鄭注是之謂祖奠在葬前一日鄭意以飾柩縣池在祖奠前經云既祖因改塡池爲奠徹而遂以屬之明日謂徹遣奠重設祖奠其釋降婦人言婦人避之升堂而又降以爲矜賓於此婦人並於經文多一轉折孔疏遂謂行禮爲行遣奠禮既夕記祖還車不易

位鄭注乃祖云還柩鄉外其注正柩兩楹閒云是時柩北首如初如殯宮時古人葬皆北首殯及遷柩於祖亦北首惟柩車行南首以達於壙故於此還車鄉外既夕記云不易位又云納車於階閒蓋由兩楹閒還柩即達之階閒經云既祖蓋始還車時也左還布席乃奠又由階閒而達之庭案孔疏下柩載於階閒乘蜃車載訖遷柩向外謂之祖據士喪禮搤肂見衽升棺用輴既夕禮遷於祖用輴以下但云還車並無易車之文蓋古棺入于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故殯用輴車以訖於葬爲棺重不能改載故也既夕禮飾柩有池有紐有齊三采有披有引皆所以飾葬車經不云飾車而云飾柩是即用殯車以葬之明證經意謂既還柩則首鄉外不能受弔故仍推柩反之以俟賓雜記魚躍拂池下有振容柩行則魚躍經云塡池謂車還池動稍引而定之塡鎭字通以志還車之容也既祖婦人降於階閒賓升自階婦人遂

降階下以避賓升既夕禮既奠請葬期賓賵若奠若賻若賵

皆當於庭無爲反柩以受弔知此云既祖者始還車而又反

之倉卒受弔當時情事畢具安得如鄭注所云之繁絫也檀

弓之文多非事實注家又更以意擬之以重其誣證之禮經

而固知其不然矣

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

鄭注爲之重服以譏之疏云牡麻絞絰與齊衰絰同嵩燾案

喪服傳朋友麻鄭注服緦之絰帶而喪服自緦以上皆牡麻

絰惟斬衰苴絰絞帶疏於此云牡麻絞絰與齊衰同未詳所

據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絰服鄭注素弁而加環絰亦牡麻絰

也子游蓋以朋友之服臨之故曰禮也何爲而有齊衰之重

服哉喪服斬衰傳爲君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又云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降於貴臣之絞帶菅屨也子游若以諸臣之服服之又不止於齊衰也疑注所云重服以譏之爲非事實其注諸臣之位云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士喪禮大夫卽位於門外西面外兄弟在其南賓繼之鄭注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似喪位以服爲次諸臣之服隆於外兄弟當次主人之後子游以惠子之喪不立適子爲喪主則諸臣皆可爲之主故進於主人之次以諷切之鄭注反以爲在賓後似於禮無徵案喪大記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弟立於東方是國君之卿大夫位父兄子姓之上又云君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主人主婦室老皆杖是大夫之室老與主人同服不得反位賓後明矣而子游趨就諸臣之位反去客位下

是又引而自遠不足示諷切之意疑鄭注失之

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

鄭注待於廟受弔不迎賓疏引雜記旣祥雖不當縞者必縞

注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雜記爲重來者故縞冠此經始來

者故練冠推此而言禫後始來弔者則著祥冠若禫後更來

有事則著禫服士喪禮始死爲君命出小斂以後爲大夫出

是有受弔迎賓今以除服受弔故不迎賓嵩燾案旣夕禮請

葬期公賵主人迎於廟門外賓賻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

是自君使至敵者皆出迎而士喪禮小斂奠有襚者主人待

于位旣祖奠賻則出門左似始喪迎賓之禮殺於殯葬以後

其平時相見無不出迎者士喪禮敵則先拜他國之賓他國

之賓禮宜加隆經云待於廟謂於廟受弔而先至以俟弔者與士喪禮之云待於位者自別安在其不出迎也疏云除服受弔不迎賓尤爲無徵雜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祥而縞冠除服卽吉不當受弔故爲之深衣練冠深衣吉服練冠則猶始期之喪冠也子游故以爲中禮案雜記既祥雖不當縞必縞然後反服經云既祥有謂禫前者有並禫言之者祥而練冠禫而緂冠吉祭而後反常服雜記之言既祥謂禫祥而猶未反常服也不當縞則禫而緂冠矣或有事而告則猶縞冠將事以爲喪服之餘也鄭注一以受弔言之而引此經以爲命弔重弔之分大誤並三年問云稱情以立文受弔而有哀泣之節既練不廢哭爲之練冠所以稱情立文也孔疏所云全失經旨

學者行之

鄭注學於孔子者行之傚殷禮嵩燾案鄭意專承上殷道以經義求之當兼承上周道殷道二節之義其云經也者實也爲一章之關鍵周尚文名者文之所由起也敬長尊賢文之用也至於死喪之戚必有哀痛之實以行之文也不如其質也殷尚質哀痛之至不能爲文則宗廟宮室掘之毀之而不恤學者行之蓋欲學者損益質文之中因事以制宜而自繕其性情之用豈謂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躐宗以行惟是之學孔子哉士喪禮一書賓弔者皆拜出皆拜送大夫則特拜之賓有襚有賵有奠有賻有贈有反哭之弔從事於賓爲多聖人於喪禮誠有取於殷焉記禮者兼舉周道殷道而以學者行之深致其斟酌興禮之意鄭注於此似未晤然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

鄭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甚熟案鄭意據下叔仲皮學子柳爲說而訓學爲教謂叔仲皮教其子柳據孟子魯繆公時公儀子爲相子柳子思爲臣又云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柳卽泄柳蓋魯人也孟子又云泄柳閉門而不納趙岐注但云賢者不云魯公族叔牙孫叔仲彭生文十八年爲襄仲所殺立叔仲氏亦叔孫氏之族也史記稱魯悼公時三桓盛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其時距繆公不遠叔仲皮爲公族彊盛而子柳閉門以拒繆公似公族之賢者不當有此此經所記子柳貧而守禮當爲魯人之賢而隱者鄭以爲叔仲皮之子非也案史記顏辛字子柳家語云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孟子子柳子思爲臣叙子柳於子思之上當亦聖門弟子下經亦稱顏柳或其人也泄柳與段干木申詳似當爲名與子柳恐非一人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鄭注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子游曰知禮嗤之也嵩燾案士喪禮卒斂主人括髮袒士舉男女奉尸侇於堂卽位襲絰於序東是括髮袒在小斂後在奉尸侇於堂之前而奉尸男女竝在事袒而奉尸或嫌已褻武叔奉尸出戶而後袒括髮稍變通行之以小斂畢奉尸將事加愼焉耳故子游謂之知禮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鄭注雞斯讀爲笄纚喪大記小斂袒說髦括髮以麻三日杖是始死去冠小斂乃脫笄纚

而括髮然後襲經相距小斂一日之間無因更加素委貌之冠疑素委貌之冠既殯成服而後施之鄭謂始死冠素委貌冠似亦無徵此投其冠亦但據笄纚之屬言之凡加於首通謂之冠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鄭注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嵩燾案喪服傳爲從母小功爲舅緦從母之夫舅之妻無服二者皆從服也由母而推至母之姊妹母之兄弟大傳所謂屬從從於母之親屬也從母之夫舅之妻又各以其服相屬而不屬之於母則無從推母之親以爲之服喪服傳出妻之子爲母期爲外祖父母無服而引絕族無施服爲義鄭注在旁而

及曰施族者五服之親也非五服之親而從爲之服則更不旁及禮文廣大可以類通之記禮者因有同爨緦之一說而取證禮經所本無之義緣情以爲之辭相爲服者禮無不報也鄭意以禮不爲制服委曲以求合禮文而經旨反有未達矣

喪具君子恥具

鄭注避不懷也嵩燾案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人子之於親思深慮徹豫防所闕何云恥哉經云恥具蓋自爲也春秋襄二年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襄四年季孫爲已樹六檟蒲圃東門之外此經下云宋桓司馬自爲石槨所謂恥具亦恥自爲喪具而已下云君卽位爲椑歲

一漆之是喪具亦有自爲者要適如制而止不求備也一日

二日可爲則子之於親有不忍具而顧自爲之所以爲恥

瓦不成味

鄭注味當作沬沬靧也孔疏沬黑光也言瓦器無光澤也嵩

燾案說文沬洒面也字亦作頮尙書顧命王乃洮頮水作頮

者省廾耳內則燂潘請靧玉藻沐稷靧粱作靧並荒內切沬

从水从午未之未疏訓黑光謂浮沫黑者从本末之末釋文

沬亡曷反亡乃輕脣之微母以切沬字者重脣借輕脣也切

韻取同等明母無同等字故借輕脣之亡字以切之陸氏葢

从孔疏作沬注作與靧同音悔固喉音也李善文選注亦引

作沬音悔與鄭同瓦不成味謂瓦器不可以洒濯盛水則滲

漏也疏恐失之

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

鄭注言汲汲於仕得祿嵩燾案史記世家定公九年孔子爲

司寇十四年適衛適陳反衛十五年去衛過曹去曹適宋遂

至陳居陳三歲哀公二年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還反

衛哀公三年如陳季康子召冉求哀公四年自陳遷於蔡哀

公六年自蔡如葉自葉反於蔡楚使人聘孔子於是使子貢

適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孔子自楚反乎衛哀公十一年季康

子問於冉有召孔子是孔子去魯八年始一至楚其時冉有

方仕於魯使適楚者子貢也檀弓之文多不足據而速貧速

朽矯時而失之激已非曾子之言又轉而爲喪不欲貧死不

欲朽至援聖人制禮之精心一出於計較之私其弊尤有不勝言者孔子受楚聘方困於陳猶先使子貢適楚以審進退之宜未逾時而復反衛鄭注汲汲於仕得祿亦失之誣矣

公叔木

鄭注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疏引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朱戍聲相近嵩燾案三傳俱作公叔戍此經下云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戍竝不作朱疑此公叔木不得爲公叔朱之誤檀弓連言仲憲言於曾子公叔木問於子游狄儀問於子夏皆魯人也記禮者因彙次言之春秋成十五年嬰齊卒杜注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仲氏

亦魯公族也案史記仲由卞人卞亦魯地而仲由自別爲氏鄭注仲憲孔子弟子原思史記原憲宋人字子思仲氏原氏族別氏族志有原仲氏陳大夫原仲之後而原憲不聞稱仲是以仲憲爲原思者亦誤也氏族志周成王封母弟孝伯於狄城襄十年左傳狄虒彌杜注魯人則狄亦魯舊氏也疑三者皆魯人而其名不別見正不必舉其人以實之春秋成十一年穆姜出聲伯之母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喪服傳繼父同居不杖期不同居齊衰三月如聲伯之外弟爲聲伯制服宜也禮記之文多引申儀禮道意以正當時之得失於此經似以子游之大功爲允而於魯人之齊衰有未協爲鄭注親者屬大功是而王肅難之蓋亦未知周以前

之服制不可强同於後世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

鄭注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衛人也嵩燾案此經下云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日庶氏之母死鄭注嫁母也姓庶氏合兩節文義求之一在衛一在魯聞赴而皆不云嫁母案檀弓於子上之母稱出母於伯魚子思但著其居喪之節而已所云庶氏之母猶言諸子以下之母也鄭以庶爲氏誤闕里述聞稱子思奉母居衛又稱子思游於齊宋仕於衛似子思居衛之日爲多中間或還魯或游於齊宋而其母常居衛孔氏之廟在魯則防叔在宋則孔父嘉孔子之父叔梁以叔爲字當尙有兄孔子亦有兄孟皮云庶氏者謂非冢嫡非冢嫡不得哭諸廟所謂他室廟之別室也

使爲嫁母子思安得哭於廟哉新唐書展禽食采於柳下其
後爲柳氏柳氏亦魯公族疑柳若之戒子思爲在魯聞赴時
事慎者戒其不以哀毀也子思言喪不盡禮者多而哀可自
致吾何慎哉言無所致其慎時卽禮運所謂禮時爲大魯所
行周禮也衞所行殷禮也死於衞當因衞之俗不能一準周
禮之柳若魯人故告之如此鄭注一以嫁母釋之所嫁之
族爲喪主與子思何與而何禮之足觀乎
繐衰　繐衰非古也
鄭注非時尙輕涼慢禮嵩燾案喪服傳總衰者何以小功之
總也鄭注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諸侯之大夫爲天
子總衰蓋喪服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而家臣無服爲統於

所尊也故傳曰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而爲之服繐衰周尙文等差之辨隆於二代意殷以前無此制凡衰服皆麻喪服大功即葛九月小功即葛五月葛者葛帶也經云綌衰於禮無徵疑綌衰當爲錫衰與緦之麻同緦者治其縷錫者治其布又較緦爲加飾蓋周之弔服也案儀禮屬用綌若錫綌之疏者與錫同功故綌錫字互混錫繐皆以衰爲名而在五服之外云非古者明周制之以文爲尙也孔疏古謂周初制禮時恐誤

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

鄭注滅蓋子蒲名惟復呼名野哉非之也嵩燾案曲禮卒哭乃諱此之哭必非卒哭時尊者呼名不爲野也經云呼滅安見爲子蒲之名哉周禮九伐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滅蓋非

考終之詞閒傳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
大功之哭三曲而偯所謂哭踊有節也呼滅則號嗥無次語
索氣粗有乖哭泣之節故子臯以爲野鄭注未協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鄭注沽猶略也嵩燾案喪服齊衰冠布纓傳曰冠者沽功也
又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沽功即大功疑即此沽字所本喪
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
厭不得過大功也士喪禮有擯者鄭注周禮大宗伯出接賓
曰儐入詔禮曰相喪禮之有儐相士以上皆然庶子爲其母
大功則不得於正寢故不立相杜橋之母未知何服時人因
其無相以爲服大功也此可推求禮文而知之案襄十七年左傳晉晏桓

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為大夫杜橋或僭用大夫禮為母喪故時人以為譏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汏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鄭注時失之也禮唯始死廢牀子游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嵩燾案王氏章句云此蓋治魯侯之喪也襲於牀者士禮諸侯必別有廞衣賁欲以士禮加之諸侯而子游許之故縣子譏焉此子游蓋魯君之叔與言子游同字據周禮司士大喪作士掌事鄭注事謂奠斂之屬司士賁告於子游請襲於牀為治魯君之喪王氏之言極允而謂諸侯之斂別有廞衣似於禮無徵喪大記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君大夫士一也士喪禮死於適室主人入坐於牀東婦人

侇牀東面無廢牀之文喪大記寢東首於北墉下廢牀始死遷尸於牀此鄭注所本然遷尸後有浴有含乃襲安得有襲於地之事當時失禮亦不至此而自浴而含而襲亦不別言設牀惟小斂設席於戶內設牀第兩楹之閒所謂遷尸於牀一牀也以事例求之喪大記云設牀襢第當爲浴牀卽始死之牀而含襲斂別爲一牀士喪禮設席於戶內卽此以浴無席含襲斂皆當有席故也經文彙舉見義當通觀之此云請襲於牀或不別設席以從簡略而子游許之史記言偃吳人字子游從無叔氏之稱鄭以爲子游字是子游又字叔氏也疑當別爲一人說文泰滑也汰泰同字汰者滑利猶謂語言輕率也以禮許人言禮之所在而許人以簡便行之其瀆禮亦甚矣情事顯然鄭意恐失之迂回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鄭注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孔疏
無人器則亦實明器夏后氏用明器分半以實之殷人用祭
器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則空鬼而實人嵩燾案既夕禮
陳明器茵苞二筲三黍稷麥甕三醯醢屑甒二醴酒苞筲甕
甒四者皆實之此外有用器有役器有燕器而無祭器其燕
樂器有亦可也士禮蓋如此祭器若簠簋豆鉶之屬所謂禮
器也皆用實器不專似明器之效形而苞牲及筲甕甒仍稱
明器並不以實之祭器安得如孔疏所云空鬼而實人乎苞
牲用遣車即遣奠之牲體雜記引大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
館爲證此又別一義也前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竹者筲也

瓦者甕甒疑所謂黍稷醯醢皆不必實有其物儀禮云甕三醯醢屑但以屑爲備物而已案雜記遣車視牢具置於四隅載粻有子曰非禮也置牢具四隅而以載粻爲非禮足爲明器不實之顯證故曰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鬼無形與聲而有用器可以意擬之祭器者以人之精氣上接乎鬼神而如或饗之故謂之人器鄭釋鬼器人器字太泥因謂醯醢諸物當實之人器則亦未知祭器者人與鬼相交接之器而不得專屬之人也曾子言明器不宜實醯醢足證儀禮之稱醯醢屑者必亦明器之類疏援儀禮之文擬議以爲之辭未信三代之禮之果然也案左傳宋襄公卒於僖公二十三年文公十六年襄夫人尚見於傳史記宋世家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服虔云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其時距襄公之卒二十七年或襄公尚有前夫人曾子從後追論其事檀弓記載大率類此

司徒旅歸四布

鄭注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孔疏孟氏家臣司徒敬子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而引皇氏云獻子以餘布歸之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熊氏則云獻子家臣爲司徒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嵩燾案周禮有家宗人家司馬家士而少牢饋食爲大夫禮兼有宰宗人司馬司士無司徒名少儀適公卿之喪曰聽役於司徒司徒之職掌起徒役致民而於公卿之喪無職司疑鄉大夫之喪得立司徒以掌喪事致徒役旅如旅見諸侯及士旅之之旅謂旣葬司徒職喪事畢總會賓之賻而歸之孟獻子卒在襄公十九年昭四年杜氾稱季孫爲司徒

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事在襄公二十四年上距獻子之卒六年其時爲司徒者季武子也三家三分公室已非一日安能更待舊司徒之下士治其喪哉案周禮宰夫公卿之喪與職喪帥有司治之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治之承上邦之弔事爲言職喪掌卿大夫士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爲有司之所供皆掌之諸所職者禮而已豈能兼掌其財賻而爲之歸於賓鄭意據宰夫之職使旅帥有司遂因以釋此旅之爲下士證以當時情事而知其不然也案鄉射作相爲司正司正爲司馬鄉射兼大夫士置官涖事一如邦國之禮此其證也

父兄命赴者

鄭注父兄命赴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嵩燾案士喪禮乃赴於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專以赴於君爲言則知大夫以下不親命赴而以屬之諸父諸兄以尊者涖

之事其事也與儀禮之文正互相備鄭注以爲大夫士之等

臨之以君則固不得謂士必親命大夫遂可以不親命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

孔疏小寢高祖以下寢大寢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也嵩燾案

士喪禮復者一人升自前東榮中屋降自後西榮卽所死於

適室之前後榮也周禮夏采大喪以冕服復於太祖以乘車

建綏復於四郊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小寢大寢鄭注小

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則是所居宮寢無一人

復者而太祖小祖廟復者三人於事爲不類周禮夏采下士

四人祭僕中士六人隸僕下士二人隸者賤稱也掌五寢之

埽除自當據王之五寢言之自寢而廟而郊當同時並復高

祖以下四廟祭僕六人於四廟爲有餘裕而以隸僕二人復
於五廟之殺亦有弗給矣鄭孔之訓恐未然也

喪不剢奠也與祭肉也與

鄭注剢猶倮也有牲肉則巾之脯醢之奠不巾嵩燾案鄭意
以不剢奠爲覆巾然士喪禮小斂奠俎豆皆有巾脯醢豆實
也大斂奠加籩巾如初其朝夕奠不巾朔月奠祝與執豆者
巾乃出是自小斂後殷奠乃巾而皆有脯醢鄭云脯醢不巾
者非也案既夕記始死卽牀而奠用吉器無巾柶既襲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足證脯醢不巾之誤說文
剢裂也剢蓋割而裂之之意不剢奠謂不覩牲不親割前云
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卽士喪禮所謂脯醢醴酒奠於尸東
者是也小斂陳一鼎其實特豚大斂陳三鼎豚合升不覩牲

不親割明雖特殺祭肉而已虞祭以後乃親牲士虞記主人
不視豚解鄭注主人視牲不視殺爲喪事略也豚解解前後
脛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士虞記羹飪升左肩臂臑肫
骼脊脅離肺取左臉皆親割則所謂剝奠也未葬以前一主
於哀而不備禮無視牲親割之文是以喪祭祭肉皆無剝奠
也推明禮意前無所承記禮者約略言之鄭注似未協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鄭注使謂既練反必有祭嵩燾案鄭意以使爲出使疏因引
禮運三年之喪期不使爲證是所謂哭無時專主練後言之
仍與下語不相貫屬經義恐不爾閒傳斬衰之哭若往而不
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爲此反字所本往而不反一哭氣盡

更無回聲往而反者聲相接續其哀無窮其哭亦與之無窮蓋哀極而哭憤懣之氣傾情而出而哀旋又結於心若反歸其故居與之相守不能驟舍是以哭無時使者謂若有迫而然使之哭者心也心一過焉而又反也此爲善言哀哭之情狀王氏章句疑有闕文或當然然如鄭注則固不可通矣

練練衣黃裏縓緣

鄭注小祥練冠練中衣孔疏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爲之黃裏縓緣嵩燾案閒傳期而小祥練冠縓緣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則所云練衣者小祥後之喪服也閒傳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

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但言卒哭之受服而不言小祥之受
服小祥蓋除衰而練練者治麻令熟而升數當仍視功衰小
祥練衣之縓緣與大祥麻衣之布緣其制竝同深衣也春秋
宣元年公羊傳已練可以弁冕是練冠弁服練衣深衣皆卽
吉之漸也故名之小祥呂氏大臨云斬疏總大功小功緦錫
皆曰衰喪正服也練麻皆曰衣喪變服也至親以期斷加隆
而三年加隆之服正服當除而有所不忍故爲之變服最得
經旨鄭注以練爲中衣而小祥後之受服於禮無徵鄭亦不
能舉其說禮經之以小祥名練反有難明矣

麑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

鄭注衡當爲橫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橫廣之又長之

又爲袂則先時短狹無袪可知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孔疏有袪爲吉加裼之可也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𦼮蘼案喪服記袂屬幅袪尺有二寸是衰皆有袪袪者袂口非袂口之緣也經云衡長袪謂練裘稍橫侈而袪加長本一事而注析爲三袪裼之以袪長外見而練衣之加其上者無待更掩其袪所以取便非備飾也禮服有裼深衣之裘無裼裼者開左右衽以見所服裘深衣衽當旁而無下裳無從見所服裘意或稍斂外袂露所服裘之袪於外謂之袪裼既練而裘袪加長從而裼之可也明其與衰異孔氏於裼襲之義多未能明宜所言之加煩重矣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鄭注就其家弔之成舊恩也疏云連上有殯言之又引皇氏云別更起文所識謂識其死者之兄弟小功以下之親旣識兄弟雖不同居皆就弔之蒿蕭案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弔者所以哀生也此從所識字起義皇氏之言是也所識而有兄弟之喪雖不同居亦各就所居弔之同國則爲之兄弟者宜在喪次不同國弔諸所識之家因所識而推之也集說謂死者爲吾之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往弔之此於喪禮在衆主人之列不爲喪主則無受弔之文不同國而爲主則其弔也又不待言矣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

鄭注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緦衰不見尸柩不弔服此言經衍

字時人間有弁絰因云之耳嵩燾案周禮司服王爲三公九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疑衰疏云君爲臣弔服既葬除之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惟當事弁絰鄭謂絰衍字卽據服問爲說春秋襄十二年左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似臨喪爲位以哭卽謂之當事弁絰宜也下云使有司哭之謂聞喪必哭臨天子不親臨則使有司將事也鄭以有司哭之爲非而云哀戚之事不可虛均非經旨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

鄭注菆木以周龍輴加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爲龍斧謂之黼以刺繡於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

孔疏菆叢也先菆四面爲椁上與棺齊繡覆棺之衣爲斧文

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於椁上又四注爲屋以覆於上

而四面塗之嵩燾案鄭意菆塗加幬又屋其上凡三事說文

菆麻莖也既夕記御以蒲菆鄭注菆牡蒲莖也左傳襄十二

年左射以菆王逸注楚辭枲翮曰㽡一作菆枲翮謂枲莖也

然則菆塗者用麻莖或牡蒲莖攢柩而塗之取其柔能護棺

且受塗以椁者謂方其外如椁加斧於椁上言椁上竝爲黼

文以象翣其謂畢塗屋者旁廣而豐起如屋喪大記大夫殯

塗不暨於棺惟君得畢塗屋也喪大記飾棺素錦褚鄭注以

櫬覆棺卽棺衣也用素錦爲之無繡黼者覆棺之衣豈得加

於椁上繆幕之屬則周禮幕人所共之幕帟鄭注幕張之於

庭帟者柩上承塵王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又不得以覆棺也既夕記用輁鄭注輁軸也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輴一作楯說文楯欄檻也縱曰欄横曰楯天子殯車四周有楯畫龍而此注云畫轅爲龍輴者車前輈所以駕馬殯車不當用馬考工記注輈長丈四尺四寸以納之所殯之屋將無所容尤乖龍輴命名之義此當以儀禮注爲正

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太廟

鄭注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嵩燾案周禮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以喪禮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素服者損盛服也鄭注周禮兼服言之語自明曉旣夕記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賈公彥疏吉冠從武上鄉內縫之縪餘在內謂之內縪凶冠從武下鄉外縫之謂之外縪以其冠在武下過鄉上反縫故云厭也五服之冠皆厭孔氏曲禮疏乃云厭冠謂厭帖無梁纚問喪親始死雞斯鄭注雞斯當爲笄纚笄纚者去冠也小斂括髮而後去纚厭冠易冠而已未宜竝纚去之晉書輿服志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漢世易纚爲幘漢輿服志冠有鋏卷梁展筩晉書以纚爲展筩而進賢冠有五梁三梁兩梁一梁之別鄭注士冠禮纚今之幘梁也幘梁連文則若古之笄纚非括髮無去笄纚之理厭冠自爲冠制孔疏以去梁纚當之不獨非厭冠之義亦稍失事實矣

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鄭注后土社也孔疏或者言亦舉樂而自於社中哭之嵩燾案兩舉字連文而義各別周禮膳夫王日一舉以樂侑食邦有大故則不舉鄭注殺牲盛饌曰舉大故寇戎之事玉藻諸侯日特牲朔月少牢論語敘魯樂師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名王制所謂日舉以樂蓋天子諸侯同之舉必以樂經言三日不舉自謂不特殺非謂不舉樂也下云君舉而祭於后土又別爲祭告之禮不承上爲文師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舉者通辭也肆師凡師甸用牲於社小司徒凡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爲位國有禍裁亦如之大司馬若師有功愷樂獻於社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注主謂遷廟之主

及社主在軍者奉送也送主歸於廟社是凡軍旅之事出入
必於社詩靡神不舉曲禮凡祭有其舉之王制山川神祇有
不舉者爲不敬君舉者謂君自告祠於社而哭之孔疏不遠
其義集說遂引應氏之言以爲君舉非也殆失之遠矣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鄭注不專家財也稅謂遺於人嵩燾案稅當爲襚說文贈終
者衣被曰襚段氏玉裁云襚蓋襚之或字而說文襚下云衣
死人也以衣死人故凡贈死者之衣通名爲襚許君自分兩
義鄭注士喪禮襚之言遺也與此同訓贈終者與生者皆可
言遺而以物遺人不得爲稅士喪禮親者襚不將命庶兄弟
襚將命於室朋友襚親以進凡五服之親及朋友皆有襚此

云稅人泛言之也雜記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褒衣不以襚是凡致襚各以其服未仕者元端弁服皆不得具故無稅人之理通言父兄常假父兄已仕者之命行之諸父諸兄皆是也內則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父兄在而私遺人尤禮所必無者鄭注不專家財殆誤也

士備入而後朝夕踊

鄭注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嵩燾案經意盡其臣以下逹於士而致其哀所以尊親也鄭注得之然據士喪禮朝夕哭婦人卽位於堂哭丈夫卽位於門外外兄弟在其南賓繼之主人卽位辟門還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

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拜賓升自阼階丈夫踊是朝夕哭之儀衆兄弟及賓先卽位門外而後主人卽位乃入門哭卽位堂下又序衆賓之等以推及他國之異爵者皆入卽位而後主人升堂踊自國君以達於士其禮竝同國君之喪紀大夫士各供其職而庖人酒正司尊彝司几筵之屬凡有事於朝夕哭者皆士也經云士備入蓋盡言之孔疏以爲士卑最後入亦誤

是月禫徙月樂

鄭注禫明月可以用樂嵩燾案鄭注儀禮中月而禫云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中月凡二十七月據三年問三年之喪二

十五月而畢公羊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荀子禮論亦同喪服小記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古人敘次年月日以見月見日起例練祥所以篤日者及十二月而練及十四月而祥皆以見月爲期至於大祥三年之期已屆而服除矣而孝子不忍變也又爲之禫以明卽吉之有漸而盡一月之數焉徙月者終三年之期也以所歷月計之則固二十五月矣間傳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禫祭以前未敢飲也又曰禫而牀禫祭以前未敢牀也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既禫而未遂吉祭猶居黝堊未復寢也始喪而有襲經成服既葬而有虞卒哭除喪而有祥禫皆所以重申其哀戚之情不敢遽已也經云是月禫明祥禫之相因也云徙月樂明

吉祭復寢而後樂從月者不盡於二十五月之辭也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注此父在爲母齊衰三年之喪而厭於父稍紓祥禫之期以達人子之至情其餘期喪則否戴德喪服變除禮引以爲據而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實爲漢儒論喪服之緣始王肅之難鄭義允矣而云二十六月作樂則猶未達禮文之精義也後世定喪服之制依於鄭王二說而鄭氏二十七月之論行之至今爲定制稍申餘日使人知哀之不可以遽忘義不能廢也而喪服之寬假者固已多矣此又古今人事之變然也

禮記質疑卷三終